

復員

王
着等著



新文藝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這個集子包括《洋灰石的復活》、《陸光雪》、《復員》、《革命之花》、《麥收徵糧記》五個短篇，都是描寫復員軍人在生產戰線上的積極性的。他們發揮了人民戰士的優良傳統，努力學習，積極工作，有的在工業建設中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財富，有的在農業生產中推進了合作化運動，並在忘我的勞動中鍛鍊了自己。

復 員

解放軍文藝叢書編輯部編

王 着 等 著

*

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

(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

上海市印刷三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742

開本 787×1092 1/32 印張 3 7/16 字數 62,000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版

一九五六年二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1—20,000 定價 (6) 0.31 元

目次

「洋灰石」的復活	曹玉模(一)
陸光雪	李羣欣(二)
復員	王 着(三)
革命之花	李正發(四)
麥收徵糧記	於照寒(五)

『洋灰石』的復活

曹玉模

散工了。河西的廣播站，開始播送晚間的文娛節目。素珍拉着她兒子小鴿子的手，站在渾河大橋上，等着她的丈夫。散工回來的人們熙熙攘攘地在她跟前走了過去，人羣越走越稀，大橋上恢復了寂靜，却仍沒有看見她丈夫大新的影子。

遠處，工地上的燈火，像銀星似的亮起來了。

她失望地回到一間簷片牆的草屋。這間小屋是大新租來臨時住的，裏面給一張木板床佔掉了一半；牆上掛着『八一』水壺和草綠色的掛包，使這屋子很像是一間軍隊的營舍。只有屋子的一角，堆着些大大小小的砂石、小洋鐵罐子、各色的玻璃瓶子，看得出，這都是小鴿子的玩具，他在學着爸爸『做試驗』哩。……

素珍把煮好的菜飯放到火爐子上溫着，隨後坐在床沿上，默想起來：自從四七年秋天，大新進山參加解放軍，到現在，夫婦倆分別也快七年了。上月裏，大新給家去信說：『我們轉業到大別山修水庫了，你帶着小鴿子來住幾天吧！』不來，好幾年不見面了，也怪惦念的；來了

呢，又這樣整天不照面，到晚上還不回來。

外面廣播聲停了，屋外響起一陣熟悉的腳步聲。小鴿子一頭迎出去：「爸爸！你白天有班，晚上也有班？」

進來的正是轉業軍人張大新。

大新知道自己是回來遲了，在素珍幫他撲打掉身上的灰塵、換下濕鞋之後，解釋似地說：「我下了班，到『大雨冲』圖書館借書來着……」

素珍本想埋怨他一陣，可是現在又覺得沒有什麼話好說了。她清清楚楚記得，當他跑出去參軍的時候，大字不識，連最簡單的字，還要人扶着他的手橫劃一筆、豎劃一筆。可是現在，在部隊裏幹了幾年，調到水利建設崗位上，却當上混凝土試驗室的養護工人了，又會算，又會做，調弄那成噸的砂子、石頭、洋灰，就像她調弄鍋裏的油、鹽、醬、醋一樣……工作需要他學習，不讓他抓緊時間看一些技術書籍，怎麼能擔當起這樣的工作呢！

素珍抬頭朝他臉上望望，他那軍帽簷下團團的臉，變得憔悴了，眼睛下邊一道青色。他兩手托着腮，對着窗外已經露出星星的天空發呆。

「快吃飯吧！飯菜都快涼了。」

吃罷晚飯，大新躺在床上。素珍借着煮晚飯的爐火，替他烤着濕鞋，並且催着他：「你就

早點歇着吧！」

可他怎能現在就爬上床睡覺呢？屋子外面輕便鐵道上輸送砂石的斗車，「咚咚」地奔馳着，在連拱壩壩子底下，捲揚機吊送着混凝土，好像一羣戰鬥機，正發出刺人耳朵的尖叫，捲揚機十分鐘叫一次，每叫一次，雄偉的連拱壩就要上昇一層。……他在心裏自言自語：捲揚機呀！捲揚機呀！要是我的試驗成功，就够你「昂昂」叫的囉！够你叫幾百次，幾千次……

大新骨碌一下爬起來把鞋子套上，說：

『你帶鴿子先睡吧！我有點事，辦了就來。』

聲音隨着他的身影消失在門外的寒風和黑暗中了。

大新順着河沿往西跑。穿過了好幾道輕便鐵道，穿過了架在滾滾急流的溇河上的大橋，到了河灘「洋灰倉庫」。

他蹲在河灘上，望着面前的幾十堆墨黑墨黑的「小山包」。

看着這些「小山包」，他就想起了去年溇河洪水上漲的季節。那時，在大別山的千峯萬嶺之上，雲層重重疊疊地壓下來，上游的水文站剛剛把警報傳到工地，山風便呼呼地到了，暴

雨從天而降，奔流到溲河裏，頃刻間，溲河的水就陡漲三尺！

也是這樣一個晚上，大新正在工地上搶救拌和機，忽聽得廣播筒一聲叫：『工人同志們！水快淹到洋灰倉庫啦！』等他搶出機器，奔到這裏的洋灰倉庫，水已經淹到了倉庫的大門，工人、軍工、幹部都站在水裏，正搶運着洋灰包。他立刻加入到了這個行列中去。……

可是，搶得快，淹的也快，上面一層洋灰包雖然搶出，下面幾十層，都全給水淹掉了。洋灰滲進水，發出吱吱的聲音，冒出無數泡沫，散發出像火一樣灼人的熱氣，漸漸地，一包包洋灰都變成了石頭。

五百噸！足足五百噸寶貴的建築材料損失了！這些洋灰經過輪船、火車、汽車、馬車的運輸，進了大別山，可是，現在却變成了一座座廢物堆成的『小山包』！

從此，他經過這裏，總要停下來，蹲在河灘上，叮視着這一堆堆的『洋灰石』發一陣呆。不久，工程指揮部號召開展增產節約運動，大新第一個念頭就想到了這五百噸硬化了的洋灰，這些『石頭』要是叫它重新變成洋灰，那就是挽救了一筆多大的損失啊！

怎能叫『洋灰石』復活呢？有時他把自己的心思向技術幹部談談，每天下班後，又到圖書館去找資料。圖書管理員看他來的趟數很多，就把所有關於水泥剖解的書刊，預先都給他找好了。最後在一篇『水泥養護』的文章上，他看到了這樣的字句：『……洋灰顆粒外表水

化，而顆粒內部仍然完好。……」

他幾乎能背下那篇文章來。每天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低着頭想，吃飯的時候，他端着碗想。有一次，在睡覺的時候，他一仰臉，看到了簾片牆上刷的石灰——

「石灰！」他幾乎叫了起來。心想：小時候，家鄉鍊子山上的石灰窑，不就是把山上青石頭，連燒三天三夜，把它燒成了「石灰」的嗎！

從此，他心裏就像有個什麼東西在壓抑不住地猛撞着。硬化了的「洋灰石」啊，我要像燒石灰那樣，把你燒成粉末！

想着想着，夜已深沉。從河灘上，他搬了幾塊「洋灰石」回來。家裏，素珍和小鴿子都已睡了。大新在火盆裏架起木炭，燒起了紅通通的大火。

大新害怕炭火燒旺了，會使睡着的素珍、鴿子中了煤氣毒，就在火旁放了一小罐子水，水已經烤得咕嘟嘟地沸騰了，但是放在炭火裏的「洋灰石」却沒燒紅。他一隻手夾着香烟，一隻手拿着火鉗，臉給火光映得通紅，眼看着火，一步也不離。

「歇着吧！白天有多少試不夠！」素珍翻了身囁咕一句。

其實素珍也沒睡着。睡了一會，她便輕輕掀開被窩，瞅瞅大新；他，還是坐在火盆旁邊，身體斜靠在桌腿上，火鉗夾着「洋灰石」，燒一會，又鉗出來，拌得火星飛跳。

可是，整整燒了一夜，「洋灰石」也未燒紅。

第二天，還未到上班的時候，他就跑進混凝土試驗室的羅主任家裏，一口氣把自己想燒煉「洋灰石」的心願全部告訴他。從書刊上的隻言片語，一直講到自己家鄉燒石灰窖的經驗。

羅主任十分留意地聽着他講話，有時默默地點點頭。後來又繞到書架邊，指着那一排排厚書說：「根據這些書本的說法，硬化的洋灰再要粉化，很難找到成套的理論基礎。……」他說到這裏停下來，又敲敲書殼子：「……不過，話也不應該這樣講，此地向來被稱爲「佛子嶺大學」，光是混凝土灌澆工程，就有過幾十件創造、發明，這些在書本子上也都是沒有說過的。……」

羅主任在房間裏踱了幾個圈子，最後又走到他的身後，雙手拍拍他的肩膀：「這個建議的有道理！」他的口氣比以前堅定了。

大新看見羅主任也動起腦筋，就更有勁了，便大胆地把昨天夜裏燒「洋灰石」的事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羅主任。

「火盆裏的熱度不會够的，要燒，可利用我們試驗室後面那個小窖。」羅主任把厚厚一本書重新放到書架子上。「我們馬上召集技術幹部開會，大家幫助你出出主意！」

「主任，你別開會吧！等我燒出點頭緒再開……」

『黨員同志，老戰士，還愛面子呀！』

『不是愛面子呀！要是一時煉不出來，人不說我吹牛！』

羅主任雙手扶着他的肩膀：『吹就吹嘛！轟出去讓大家都幫着出主意、想點子，替國家節省財富，替我們混凝土工程學開闢新的理論，還怕什麼吹不吹的呢！』

這話可說在大新的心坎子裏。他抓起軍帽，向頭上一按，大踏步地走了出去。

當天，辦公室裏的同志們都同意了讓他專門去做這項試驗工作。吃過早飯以後，同志們要來了一輛平車，幫他推了八塊『洋灰石』，送到養護間後面的小窯洞裏。大新這回更下定決心：非把這個試驗試成功不可。

小窯洞是專門設置了燒水泥坯子的。水泥圓柱坯子要燒三天三夜，他的『洋灰石』也陪着燒三天三夜。在這三天當中，同志們都來鼓勵他說：『大新！你好好幹，幹出來，能替國家節省一個連拱壩的壩垛子！』

大新整天站在窯洞門口，雙手叉着腰，像哨兵一樣，不轉睛地瞅着窯洞。窯洞裏不斷噴出火舌和一股股嗆鼻的黑烟。

汗和被烟燻出的淚水混合在一起，從臉上滾下來。

整整三天三夜他的心情就像拉緊的弓弦。飯忘掉了吃，素珍把飯送到窯洞門口；後來，

連棉被也送來了，他跟着看窰的老馬睡在一起。

在這幾天當中，羅主任常常跑來看他，有時也勸他去休息一會，說：「有老馬在這裏幫你照顧着，你別死看着它啦！」

「說實在的，我雖然蹲在這裏，眼睛可也不敢朝裏望呀！」大新緊緊握住羅主任的手說，「我怕看見掏出來的還是一塊塊的！」他說話的聲音嘶啞了，面孔因熬夜太多，好像一張蠟黃蠟黃的表紙。

「不要緊，你抱定決心幹下去。」羅主任也緊緊握住大新的手，並且告訴他，「第一次試驗可能成功，但也要有不能成功的準備，就像部隊打仗一樣，把各種情況，都要充分估計到。真正成功的經驗也許要經過多次的試驗才能得到。」

大新仍以自己習慣了的軍人姿態，挺起高高的胸脯，信心百倍地說：「羅主任，我完全有決心！」

第一個三天三夜過去了，大新懷着激動的心情，把「洋灰石」從窰洞裏取出來，可是，它仍和原先硬化的「洋灰石」是一模一樣，僅僅是青色變成了灰溜溜的顏色。

大新仍讓「洋灰石」留在窰裏，再燒第二次。

可是，這第二次還是像先前一樣。

六天六夜過去了。睡在小木板搭的棚子裏，他翻來覆去地睡不着，看着大塊黑雲密集的天空，時隱時現的月亮，連拱壩尖端的電燈，忽然心頭一閃，他想起了一九四八年冬天的淮海戰役：也是一個昏暗的晚上，他和他的同志們去搶攻敵人在澮河岸上的一個地堡羣。還有什麼能比那一天晚上更艱苦呢！敵人的地堡圍着一道道鐵絲網、鹿砦，……我們連攻幾次都沒有把它掀掉。那時候，那一包包炸藥不是從自己身上扛過去的嗎，正當爬近敵人中心地堡的時候，炸藥却用完了。沒有炸藥，怎麼得了呢！正在危急萬分，似乎再也沒有辦法的時候，不是我們把六個手榴彈綁在一起，一下扔過去解決了問題嗎！

最兇惡的集團地堡羣，也被炸得四分五裂！可是，這個「洋灰石」，難道我們就沒有辦法把它變成粉末嗎？……

他又爬起來，仔細觀察着窖洞。

第三次開窖的時間又到了。西北風猛烈地刮着，風中夾着砂石。混凝土試驗室的同志們差不多都來了。大家在窖洞前的山坡上站着。大新已經九天九夜沒有好好休息了，臉上的氣色很不好，脚步也有些不穩，但他還是站在最前面，從老馬手裏接過來一根長長的鐵鈎，親手去打開窖門。「呼——」一陣火熱的風從窖門衝出來，大新晃了一晃，勉強站住了；隨即又把長鐵鈎伸進窖門裏，鐵鈎似乎觸到了一堆堅硬的東西，大新忍着自己心臟的劇烈的跳

動，用力把一塊硬東西扒了出來——

啊，『洋灰石』！依舊是一堆死硬的『洋灰石』！

熱風繼續從窰門口往外衝，人們在撲滅窰裏的火苗，大新只覺得一陣頭昏眼黑，身體搖搖晃晃，立刻要跌倒了。

香窰的老馬，跑過去一把抱住他。灰暗的天空，落下雨來了，喧鬧的工地也似乎突然靜下來了。

不知道誰去告訴了素珍，她冒着雨，抱了一件黃大衣趕來了。看見大新躺在老馬的木板床上，胸口一起一伏地喘着氣，忍不住流下淚來。……

大新伸出手理理她的頭髮：『你別難過呀！我不過是累了。現在還不能斷定我是失敗。……』

第二天，大新還是睡在自己那簷片牆的小草屋裏。從窗戶望出去，天剛亮，空中飛着雪花，氣候突然變成凍膚裂指的寒冷。他翻了一個身，問素珍：『夜裏有人來過嗎？』

素珍還沒應聲，大新骨碌一下爬起來，素珍一把把他接住：『你再睡一會吧！天正在下雪，又要到哪裏去？』

正在這時候，木板門被人擂得『嘭嘭』響，羅主任在門外邊下氣不接上氣地喊：『大新！

大新同志！」

素珍慌慌忙忙把門門拔開，羅主任披着雨衣進來了，一進門也不撲打雨衣上的積雪，却伸出兩手來直擺動，臉上的肌肉都似乎因興奮而在顫抖：「你的試驗成功啦！」

「呀！」大新驚叫起來，「你不是說的笑話吧！」

「誰和你說笑話！」羅主任一把抓住大新的手，把他拖出去了。

窯洞門口，擠滿了穿着黃色雨衣的技術幹部。大家看着窯洞旁的一堆灰色粉末，山溝裏的水也變成灰溜溜的了，好像從拌和機剛吐出來還沒有凝固的混凝土一樣。有人抓了一把，放在手掌上反覆查看：「這是燒了九天九夜，已經達到高熱……又碰上雨雪……它復活啦！」

羅主任和大新一到，立刻工作起來。大新在把燒窯的火力度數和氣溫度數記錄下來，羅主任在打電話通知指揮部。

工人們都擁過來了，像當初歡迎轉業軍人張大新頭一次到達佛子嶺的時候一樣，幾個人又把大新抱了起來，用狂熱的歡呼、笑臉圍着他。……

半個月以後，河西的公路上，有幾十輛膠輪大車，搬運着河灘上的「洋灰石」，往梁家灘運去。梁家灘新砌的五個大窯，已經升起嫋嫋的黑烟，直上雲霄。

陸光雪

李羣欣

一

經理室的電話鈴響了。「喂！你是糧食公司嗎？」「是啊！……」「要黃經理。我是糧食科長！」「我就是黃經理，你有什麼指示？」「你們不是要求增加幹部嗎？」「是啊！急需要幹部！能馬上派來嗎？」黃經理說着在電話上笑了。「今天先派來一個幹部。」黃經理又以感激的口氣回道：「這太好了！是什麼樣的幹部呀？」「是一位剛從殘廢軍人學校畢業的榮軍同志，科內已決定派他來，具體工作你們研究着分配。」黃經理臉色突然變得難看了，說：「是榮——軍——同——志？」「是的！就這樣。」黃經理還要講什麼，因為對方已經放下了耳機，只好不再講。

黃經理心裏像加了塊石頭似的，一下子塞得挺難受。他想：要求增加幹部已經多次了，上級扣的很緊，不給派人來，今天說給幹部了，却又是個殘廢軍人！軍人嘛，是管打仗的，打仗他們當然是英雄，可是搞經濟建設工作未必能行！糧食部門是艱苦、麻煩、接觸羣衆面十

分廣的企業部門呀！他能幹得了？當然嘍，一定是個有功之臣，可是誰能担保他不是個居功驕傲、簡單急躁、難領導的幹部呢？唉！上級派這樣的人來，這不是給下級製造麻煩嗎？我們還是不要的好……他翻來覆去地想着。在他看來，這想法不是沒有根據的，因為他曾聽到縣供銷社講過一位轉業軍人工作不好的事實。於是他就把芝麻當成了西瓜，把個別看成了全體，在這種經驗主義的思想方法支配下，拿定了不要的主意。

黃經理想好了不要的理由，正要給糧食科長打電話，門外突然傳來一種洪亮、雄壯的聲音：「報告！」黃經理楞了一下，耳機從手裏溜了下去。心想：自到這兒當經理以來，近二年了，從來沒有人喊過『報告』，這是誰呢？一定是那位榮軍了。便決定對他先客氣些。『誰呀？請進來。』黃經理一邊說着離開了座位。一位揹着打得很方很緊的背包、穿着黃軍裝的同志，掀開門簾進來了。他跨上前一步，兩腿一碰，便是一個舉手禮，同時問道：「你是黃經理嗎？」黃經理一面點頭還禮，一面說：「是的！好！好！好！同志，請坐下。」這位軍人解下背包，小心地放在一條板凳的一端，又迅速地從口袋裏取出介紹信和檔案袋，雙手遞給經理說：「我叫陸光雪，是派到這兒工作的。」「歡迎！歡迎！請坐！」黃經理非常客氣，又給陸光雪遞了支烟，這一下弄得陸光雪臉紅了，不由得幾起幾坐。

黃經理拿起介紹信和檔案袋對陸光雪說：「陸同志！請你稍坐一下，你的工作問題，我

去和人事股商量一下。你喝水吧！」「好！」陸光雪說着又站了起來，直到黃經理走出門去，才慢慢坐下了。他環視四周：桌凳都是沒有油漆的，桌面上材料很多，窗戶上糊的白紙已有些發黃，但卻沒有破洞，窗台上整齊地放着書籍，佈置雖簡樸，倒還整潔。

陸光雪等了近一小時，經理回來了。

「陸同志！我們研究了一下，把你的材料也大體看了一下，你在前方是排級幹部，在殘廢軍人學校學習也挺好！這次來我們這裏工作，對我們來說真是新生力量。……不過你沒有在後方作過工作，……」黃經理剛說到這裏，陸光雪便插了一句：「是的！但我有信心在公司黨和上級領導下向同志們學習。」黃經理說：「那好！我們初步決定，你還是先在公司參觀一星期，把各項工作情況都看看，然後再具體確定分配你的工作。你看怎樣？」陸光雪站起來說：「領導上既決定叫我參觀，也好，我就先熟悉一下工作情況，不過請領導放心，分配我什麼工作我就幹什麼工作。」「那就好！你先住在招待室。」黃經理說着又向外喊：「小劉！來幫陸同志把行李送到招待室去！」陸光雪却要自己揹着去，爭來奪去，還是小劉和陸光雪一人拉住一條背包繩子，抬着走去了。

二